

◎大家谈美

# 超越与自由：古典诗词审美之至境

朱子辉

在我的从教生涯中，经常会被学生问及这样的问题：在资讯极为丰富的今天，为什么我们还要读古典诗词？古典诗词很美，但它究竟美在哪里？我们应该怎样欣赏古典诗词？这些提问引发了我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思考。

## 审美需要：古典诗词阅读的生命动机

为什么要读古典诗词？在我看来，阅读古典诗词是为了满足人的审美需要。仓廪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（《管子·牧民》），食必常饱，然后求美；衣必常暖，然后求乐；居必常安，然后求乐（《墨子》），所说的都是人在满足了最为基本的生存性需要（衣、食、住）之后，便积极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性需要。阅读古典诗词，从艺术与审美的角度，摆脱现实功利的束缚，实现心灵的自由与安顿，是每一个中国人满足自我精神超越需求的必由之路。换句话说，阅读古典诗词，正是为了满足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内在的审美需要。它不是外在强加的，如同人的其他各种生命需求，审美需要是人的生命本性的真实体现。

既然可以满足我们的审美需要，就说明古典诗词中有一种美。任何艺术形式，包括古典诗词在内，其终极目标既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再现与反映，也不是对主观情感的抒发与表现，而是使每一个生命个体超越自身的狭隘与局限，进入一种无限而永恒的时空之境，从而获得真正的心灵解放与生命自由。

在人的生命需要的层级结构中，生存与实践的需要都是面向现实而充满功利的，但审美需要则不同，超越性的精神需求是其根本特征。人为什么需要审美和超越？这是因为现实人生中的生存、实践活动，有两个方面的病症：如果开展得十分顺利并取得成功，往往会激发人们进一步的功利需求，甚至促成人的欲望

的恶性膨胀；而相反，如果开展得不顺利，遭遇诸多的挫折和失败，又会给人的内心世界带来巨大的压力与创伤。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，便是审美与超越。它让我们得以从一己当下的狭隘功利性中跳脱出来，从自我生命体验与感发的需要出发，敞开心扉去拥抱纷纭万象的客观世界与现实人生，彻底打破人与自然、人与人乃至自我身心的疏离与对立，从而达到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、人类生命乃至宇宙生命的同频共振，实现小我与大我的融会贯通，以至物我无分、天人合一，最终获得生命真正的永恒与自由。这就是我所说的古典诗词中蕴含的至美，也是我们阅读古典诗词时审美的最高境界。

## 超越“小我”：以古诗《村居》为例

举一个例子来说吧。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里有一首七绝句《村居》：  
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  
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

这首诗洋溢着一片春的生机和气息。围绕着早春二月，诗人写到了春光中勃勃生机的嫩绿小草、河堤迎风飘拂的丝丝垂柳、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黄莺鸟，而这一切一切都沐浴在迷蒙的春光春色之中，让人不胜流连和沉醉。不仅如此，那放学归来的儿童，迫不及待趁着东风、高放风筝的形象，更是给这美丽的早春画卷增添了几分灵动的色彩，拓展出一片高远的空间，让人生出无限向往。

读其诗，想见其为人。如此美好的一首诗，它的作者高鼎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根据人教社陈恒舒先生的考证，高鼎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寒的家庭中，十六岁的时候，父亲去世；二十一岁，母亲去世。家中只剩下一个比他小九岁的妹妹，和他相依为命。高鼎一生中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是太平天国运动。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，太平军攻陷他的故乡杭州，他在逃难途中被截去辫发，好在最终保住了性命，逃到宁波的乡间以教书为生。次年

（1861年），太平军再次攻入杭州，最挚爱的妹妹和妻子，在逃难途中双双殒命，这给他的人生带来了难以抚平的哀伤和创伤。而《村居》这首诗，正作于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春，也就是在他经历了家破人亡之后的第三个年头。当时三十五岁的高鼎孑然一身，避乱宁波乡间，一日私塾放学，临轩远眺，旖旎的春光中，三五儿童正迎风放着风筝。这洋溢着生机与活力、充满生命希望的一幕，深深打动了久已心如死灰的高鼎。诗人以生花妙笔创作出如此美丽的诗篇，不是诗人忘却了人世的哀伤，而是以审美的姿态，在草长莺飞的蓬勃中，在拂堤杨柳的柔情中，在放学儿童的活泼中，在纸鸢高飞的阔远中，他那个充满生机之趣的“小我”生命，渐渐融入了美丽自然的生命，融入了可爱儿童的生命，也融入了大化流行的宇宙生命。而正是超越了“小我”的生命境界，让他暂时超越了世间的苦难，感受到了生命的如释重负与心灵的无比自由。

## 回归人生：古典诗词的审美意义

超越与自由 既然是古典诗词的审美至境，也便可以作为古典诗词欣赏的最高审美标准。如同王国维评价诗词所提出的境界说，他说“词以境界为最上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，而只有那些能写真景物、真感情者，谓之境，否则谓之无境界”（《人间词话》）。我们以超越与自由作为评判标准来欣赏古典诗词，同样能权衡优劣、辨别妍媸。

如同是写庐山，李白的《望庐山瀑布》与苏轼的《题西林壁》就有高下之分。虽然一直以来人们以唐诗重情韵、宋词偏理趣而对二者不分轩轾，但就二者的生命境界来说，前者显然在对庐山瀑布的深情遥望中，已经达到了人与万物本属一体的生命本真，进入绝对的生命超越与自由之境（日照香炉生紫烟），从而达到自我心灵的净化与生命活力的提升，并生出那种心醉神迷的美感效应（疑是银河落九天），可谓臻于审美的极致了；

而后者则不然，他对庐山不是一种深情的投注和拥抱，而是从自身的理智出发，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庐山（横看成岭侧成峰），把庐山当作审美或理性认知的客观对象，诗人与庐山之间始终处在主客二元分立的状态之中，而不能与庐山之间形成生命的相互感发与会通，因而也就不能让人领略到那种物我生机交融的情趣，更体验不到那种兴会淋漓的生命自由与愉悦了。

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古典诗词的阅读与欣赏，作为一种审美活动，其核心价值在于体认美。而美的要义，又在于超越现实功利的羁绊，融通物我、人我、身心之后所获得的生命自由。然而，超越现实并不意味着否定现实、逃避现实。我们在古典诗词中获得了超越与自由的审美体验之后，还必须要回归现实、反哺现实，乃至再造现实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：“诗人对宇宙人生，须入乎其内，又须出乎其外。入乎其内，故能写之；出乎其外，故能观之。入乎其内，故有生气；出乎其外，故有高致。所谓‘入乎其内’，就是对现实人生热情而执着的投入；而‘出乎其外’，则是以审美与超越的眼光来观照现实人生。正因为‘入乎其内’，我们才有真切而深刻的生命体验；故而在阅读古典诗词时，我们才能有生命的感发，领会到与万物、与他人生命的休戚与共，达到‘天人合一’的审美极境，从而‘出乎其外’，超越琐屑而功利的现实人生。而我们一旦在古典诗词的阅读中感受到生命体验的自我超越、出乎其外之后，再一次回归现实人生，那将是在更高的生命层次上又一次‘入乎其内’、重新拥抱现实人生了。”

古典诗词的美，本来就源自于现实人生，只不过是现实人生之美的一种升华和提炼。我们决不能只愿欣赏古典诗词的艺术之美，而忽略了到现实人生中去重新开发美，并创造美。既能入，又能出，出而又入，既是阅读古典诗词的一种方法，也是其根本意义之所在。如此，算是我对此文开头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了。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）

◎诗教天地

# 带孩子走进「惊奇」的诗歌教室

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守住一间教室，带着学生大量地读诗写诗。读的写的都是现代诗歌。学生年龄也比较分散，二到六年级都有。有人很是好奇：小学生能写出什么像样的现代诗来吗？

成人对儿童世界的傲慢与偏见由来已久。我以为，这缘于成人的傲慢和自我封闭。要知道，文学和艺术的天敌是陈词滥调。朱光潜先生认为，诗要说的话都必定是新鲜的。这新鲜又从何而来？这就要回到什么是诗这个本性话题上来。

诗言志 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。诗歌是思想感情驰骋的地方，萌动于心中为志，抒发出来为诗。心中情感激荡，因而形诸文字表达出来。白居易在《与元九书》中也说：诗者根情、苗言、华声、实义。

当然，这都是古典诗歌言志抒情的传统，对于现代诗歌来说，选择合适的词语，大胆地表达内心的声音，只要是当下那一刻的想法、感受、情绪状态，都可以落笔成诗。

正如奥地利诗人汉斯·雅尼什在一首小诗里所写的：  
抬起头  
推开窗  
吸口气  
吐口气  
就是  
一首诗

对于初学者写诗的人来说，诗歌诞生于惊奇，拥有创造的伟力。

诗人蓝蓝在《如何成为一个诗人》里这样写道：亲爱的孩子们，写诗其实很容易，今天的作业就是比赛吹牛，谁说得最不可思议/谁就是诗人！

看，多么神奇！小孩子的吹牛都可以写成诗，调侃又为何不可以？

我说大人们啊，儿童的幽默，不可不重视，也不宜低估。正是在这谈笑之间，想象生出，诗意横生。所以，带着孩子写诗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难。

我在学校成立了一个专门带大家读诗写诗的社团——星星童诗社，诗社第一节课，就从什么是诗开始谈起。

提到诗，孩子们想到的都是古诗，最容易脱口而出的正是李白的那首《静夜思》。然而，当这首经典的古诗翻译成英文，再译译回来，就变了个样儿。

月光洒在窗户纸上  
地上泛起一层霜  
抬起头来  
看那天上明月  
低头沉思  
想起远方的家乡  
我笑着问孩子们：还认识这首诗吗？这就是《静夜思》，跟大家都熟悉的那首，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
句子有的长，有的短，没那么整齐了。  
不强调押韵了。  
句子变多了。  
意境不同了。

这就是现代诗了，因为更自由，所以有更大的空间。所以，现代诗更适合现代的孩子。

英国诗人依尼诺·法吉恩在《什么是诗》里这样写道：  
玫瑰不是诗，  
玫瑰的香气才是诗；  
天空不是诗，  
天光才是诗；  
苍蝇不是诗，

苍蝇身上的亮闪才是诗；  
海不是诗，  
海的喘息才是诗；  
我不是诗，  
那使得我看见听到感知某些散文无法表达的意味的语言才是诗

诗不是对某样事物的具体描写，而是对它的深刻凝视，需要捕捉你在刹那间的情绪流动，如初见般的惊奇。就像诗人孙文波所说的：在诗歌这片领地上，建立洞察力之上的。为了加深这一印象，我带学生又读了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《在意义的丛林旅行的向导》，继续探寻诗歌语言的特色。大家轻声读着，也交流着彼此喜欢的诗句，有些似懂非懂，有些一知半解，但都在很勇敢也很努力地感受诗句中隐含的意味。

在诗歌课堂上，我不会像做阅读理解那样带学生去寻求一个标准答案，而是试图借助词语的提示，说出当下的印象。正如米兰·昆德拉在《生活在别处》里所说的：在诗歌这片领地上，所有的话都是真理。这也正是诗歌的迷人之处。

当情绪被诗句唤醒，当思虑被语言击穿，诗歌殿堂的大门缓缓开启，孩子们透过狭窄的门缝，似乎窥得一点儿写诗的妙法。

诗歌的幼童蹒跚学步，就从模仿大诗人的诗作开始。童心即诗心，童年的天真好奇就是浪漫诗心的源头。我们从日常的生活进入，曲径通幽，路上的花香鸟语，成就孩子笔下笨拙的诗意。

一个谦卑的诗人，一定要有一颗骄傲的诗心，无限相信自己笔下的事物，那正是心中景象的投影。哪怕稍显稚拙，哪怕跌跌撞撞，我们依旧不管不顾，走向前方，最终成就一间彩色的诗歌教室，那是一个更大的宇宙。

（作者系深圳实验学校小学部语文教师，著有《更大的宇宙》等）

◎审美课堂

# “《诗经》+”为理工科学生增添“文化范儿”

通讯员 连燕纯 本报记者 刘盾

学习《诗经》后，我最大的感悟就是目之所及皆艺术。平凡无奇的日常之物也变得鲜活可爱起来。如今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林月清常带着发现美的眼睛去观察日常生活。在《诗经》文化的浸润下，林月清不仅提升了文化品位，还从中汲取为人处世之道修养身心。

自2012年以来，深信院着力探索《诗经》文化育人模式，将党建的领航范儿、《诗经》的文化范儿和信息技术的理工范儿相结合，构建《诗经》+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育人体系。学校

以《诗经》为媒，以匠心为魂，引导学生在学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，体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工匠精神。

## 探索学生易参与的《诗经》育人路径

《诗经》中的文字相对晦涩难懂，我们的学生会感兴趣吗？2012年，深信院举办一场重要活动时，为营造氛围，副教授蒋波将《采芣》谱上曲，音乐教师毛玲带领合唱团演唱。结果出乎意料，《诗经》+音乐的方式得到师生好评。自此，深信院将《诗经》作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切口，深耕《诗经》育人。

作为一所理工科院校，如何使更多师生受益于《诗经》丰厚的文化、教育价值？学校积极发掘《诗经》的文化价值，为305首原创音乐谱曲，制作《诗经》音乐，创编合唱曲谱，创作《诗经》剧本，打造音乐精品。

古典的句词加上优美动听的现代旋律，拉近了我们与古诗的距离。学生彭钧商在吟唱《诗经》中领略到诗词之美，还领悟到人与人之间要友爱互助等古诗深厚含义，提高了道德修养。

《诗经》具有五育并举的教育价值，如学习《诗经》是智育，吟唱《诗经》是美育，《诗经》化人是德育。深信院党委书记刘锦介绍说，学校将师生喜闻乐见、易于接受作为《诗经》育人重要着力点，以文心、匠心、双管齐下的方式，让《诗经》更好地助力育人新人。

在《诗经》中，竹子代表君子。韩婧是深信院交通与环境学院园林专业教师，她基于《诗经》植物文化，开展了自然教育与科普实践研究。韩婧通过讲解《诗经》中关于植物的内容，让学生在深入了解自然中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

深信院充分发挥校内中文、思政等多学科教师的特长，形成校内、校外专兼结合的《诗经》教学教师队伍，逐渐形成认知感悟、内化体验、觉悟立德、实践创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教学法。学校还打造《诗经》+文化素质课程体系，将相对难懂的《诗经》，转化为符合现代青年口味的文化大餐。《诗经》合唱等14门课程，被纳入学校通识课、专业选修课等。同时，学校开设了《诗经》与筵篥等多元化系列课程与主题讲座。

为更深入地研究、推广《诗经》文化，深信院组建《诗经》文化传承研究、《诗经》音乐原创研发等三大科研团队。

## 多元实践平台帮学生外化于行学《诗经》

在风雅颂《诗经》艺术传承基地，深信院学生陈秋怡体验了成人礼、弹箏篥等。她还在木工坊为母亲磨制了一把梳子，并刻上《诗经》中感谢母亲的诗篇。学校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学习、交流《诗经》文化的平台，让我能在体验中感悟经典。她说。

如何进一步提升工科生学习《诗经》文化的积极性？我基于高职院校学生爱动手、善实操的特点，专门打造风雅颂《诗经》文化传承基地，形成理论实践研学、传统文化育人、工匠活动强技、品德感悟树人等全方位育人机制。深信院党委副书记、校长王晖表示，学校不仅教导学生在《诗经》文化传承基地动手实操，开展茶道、香道、陶艺、射礼等活动，还充分利用校外资源，创建《诗经》草木园、礼乐体验馆等一园二馆三坊四基地，传承育人载体，成立《诗经》国风社等10个《诗经》+文化社团。

在第十四届文博会上，一面《诗经》文化激光雕刻墙备受关注。这是深信院智能制造与装备学院李坤佳等学生，利用曲面激光雕刻等专业知识、技巧，研制出的《诗经》+工艺制品，让《诗经》乐谱与创新科技相映成趣。

深信院多点发力、持续深耕，通过

举办《诗经》节等形式，引导智能制造与装备学院等校内各二级学院，一院一特色地开展《诗经》文化项目，进一步挖掘《诗经》与专业的结合点，让《诗经》文化与专业发展相融相促，外化于行。园林、建筑专业学生参与建设《诗经》草木园，《诗经》科技坊与创新创业学院合作，开创《诗经》主题文创工作室。

深信院还利用本校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教学、科研优势，成立文化创新中心，为《诗经》文化传播融入更多高科技创意元素。学校现已创新开展研发VR实景观看音乐会、3D打印《诗经》文化产品等。2012年至2021年，深信院校内10万余名师生参与《诗经》文化活动。

## 《诗经》育人硕果在中小学校落地生花

原来觉得读《诗经》有些枯燥，还不如多学一些有用的技能。没想到学了《诗经》后，对我帮助很大。深信院智能控制技术专业学生罗贤柯性格急躁，做实验出现问题时常感焦躁。喜欢唱歌的他，自从接触了学校的《诗经》音乐后，兴趣日益浓厚。通过《诗经》潜移默化的熏陶，罗贤柯逐渐能以平稳心态面对实验中的问题，在机械设计等课程学习中也进步明显。

报名参加椿萱书院《诗经》汉舞文化传承课程不到一个月，龙岗区宝龙社区张女士学会了《诗经·郑风·子衿》等舞蹈。她说：自从学习《诗经》汉舞后，我的仪态变得优雅，心情也更加宁静平和。

椿萱书院是深信院传承基地在宝龙社区设立的《诗经》文化传承组织。传承基地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受众，组建《诗经》文化践行班、少儿《诗经》艺术团等。深信院学生在周末走进社区，带领居民共同体验汉服、茶道、《诗经》音乐等诗风传家、邻里话《诗经》项目。

举办《诗经》专场音乐会、开设《诗经》社团课，在深信院《诗经》文化传承基地的传帮带下，《诗经》音乐已在龙岗区龙城小学生根发芽。今年，龙城小学申报广东省中小学第五批艺术教育特色学校，《诗经》音乐是其重要的佐证材料。

近年来，深信院《诗经》传承基地与大中小学、社区、企业，加强文化交流合作，共奏《诗经》育人大合唱。学校逐步形成《诗经》文化的教育部基地+分基地+合作单位推广模式，共搭建了16个中小学分基地、15个政企《诗经》分基地，辐射引领33所中小学校和大学、30个社区。



视觉中国 供图